

玄奘遺骨的南京出土及各地奉安經過

坂井田夕起子*

摘要：

1942年冬天，佔領南京的日軍在南京發掘出玄奘遺骨（頂骨）。對此，汪精衛政權為提高其政權威望，展示「中日友好」，不但與日軍共同修建了南京玄奘塔，還舉行奉移法會，將遺骨中的一部份分給北京（當時、北平）。不僅如此，汪政權還將一部份玄奘遺骨分給了日本。

過去，關於玄奘遺骨的發現及分骨問題，在中國、日本及台灣之間存在幾種不同的言論或說法。比如，日軍是否掠奪玄奘遺骨？玄奘遺骨如何達到日本？中國即便勝利，也陷入內戰混亂，遺骨到底被分成幾份，分散保存在何處？原來玄奘遺骨是否真的？等等。

本文是以筆者在大量搜集日本、中國大陸以及台灣的外交檔案、報紙、資料為基礎，論述在南京發現的玄奘遺骨及其狀況、之後的分骨經過。

關鍵詞：玄奘遺骨（頂骨）、南京玄奘塔、埼玉慈恩寺、水野梅曉、近代中日佛教關係史

* 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員研究員

Xuanzang's Bone Relics During World War II

Sakaida Yukiko*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1942, troops of The Central China Expeditionary Army (Nanking Arsenal, Lieutenant Colonel Takamori) discovered Xuanzang's bone relics. The Japanese Army returned the relics to their Chinese allies in order to foster "Sino-Japanese Friendship", and the Wang Jingwei government ceremoniously rebuilt Xuanzang's Pagoda in 1944. Further, some fragments of Xuanzang's bone relics were transferred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Tianjin by Chinese Buddhists.

After the war, different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iscovery and distribution of Xuanzang's relics emerged in China, Japan, and Taiwan. For example, did the Japanese army steal Xuanzang's relics? How did Xuanzang's relics come to Japan? How many temples were in the possession of relic fragments? Are the relics real? Using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s, newspapers, journal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ed in China, Japan, and Taiwa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wartime discovery and distribution of Xuanzang's bone relics.

Keywords: Xuanzang's bone relics, Xuanzang's Pagoda of Nanjing, Jionji-temple(Saitama Pri.) , MIZUNO Baigyo,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buddhist friendship

* Researcher, The Aich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一、南京玄奘遺骨的發掘

1942 年冬天，佔領南京的「中支那派遣軍兵工廠」〔通稱：高森部隊。隊長：高森隆介（1893-1954）。南京任期：1943-1944 年 2 月〕¹在南京中華門外的施工中，發掘出明代大報恩寺建築的一部分，並發現一石槨。石槨內圍為 59×78cm，深約 57cm。在其內更藏有 51cm×51cm、高 30cm 的石函。石函兩側都刻有文字：

大唐三藏大遍覺
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
發塔今長干演化大師可政
於長安傳得於此葬之
天聖丁卯二月五日同緣弟
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
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
弟子張靄

奘法師頂骨塔初在天禧
寺之東岡
大明洪武十九年受菩薩戒
弟子黃福燈■■■■■
普寶遷于寺之南岡三塔
之上是歲丙寅冬十月傳
教■■比丘守仁謹誌

（■■無法識別）

石函刻文曰：唐三藏法師塔毀於黃巢之亂，其頂骨由長干演化大師

¹ 津野田喜長・大內那翁逸・塚田勝郎共編，《陸軍將校人事便覽》，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 CD-ROM，2000 年，CD 未編頁碼。

可政由長安傳得，攜歸埋葬者。天聖丁卯即天聖五（1027）年，演化大師可政之名，於《客座贅語》卷2中，謂為天禧寺之住持僧。²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載：「中華民國31年12月23日。日本高森部隊為建稻荷神社。平土於南京中華門外故製造局內之小山。開鑿既深。因得三藏頂骨塔址。」³但是，玄奘遺骨被發現的具體日期，並不清楚。玄奘遺骨被發現時，許多報紙和雜誌刊登了關於遺骨發現的情況及殉葬品等相關記錄，但這些報導中並沒有寫明遺骨被發現的具體日期，只有「最近發現」的記述。谷田閱次是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日本人專家，他在正式論文上稱：是在「昭和17（1942）年冬天」發掘的。⁴

玄奘遺骨發掘的日期不明理由有二，一是當時建神社不是高森部隊的主業，只是「義工」參與。二是高森部隊中並沒有考古學或佛教學專家。裝有遺骨的石棺被發現完全是偶然。因此，高森部隊在施工時並沒有留下相關文字記錄或照片。

高森部隊衛生兵鈴木軍曹（中士）在其回憶中提到：「施工中經常會挖出人骨，大家都習以為常了，一般都只是將這些人骨挪到其他地方重新掩埋，並不會去追查究竟是誰的骨頭。有一次在挖出石棺時，在場的中國工人指出這應該是『重要人物的遺骨』，於是我們用消毒液謹慎認真地洗遺骨，並將其擺放在空房間設立架子上，然後報告了長官。之

² 谷田閱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冊》，出版地不明：1943年3月。

³ 吳與褚民誼撰，長白溥伺書，〈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重建三藏法師頂骨塔委員會等編，《大唐三藏玄奘法師紀念冊頌聖集》，出版地不明：輯1，1944年10月，頁4。

⁴ 谷田閱次，〈三藏塔遺址之發掘〉，《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冊》，出版地不明：1943年3月。

後，遺骨去哪裡了並沒有人知道。我問長官，他也說『不知道』。直到戰後，鈴木才知道，當年高森部隊發現的遺骨之一，就是著名《西遊記》裡的玄奘三藏。」⁵

台灣一位姓郭的青年也有如下回憶：考入日本人的南京兵工學校後，被派到南京金陵兵工廠服務。1942年，日本人在南京中華門外興建神社，廠內工人奉命參加挖土工程，他和日本人副工程師小笠原，挖出周圍有巨石圍住的石棺一具。他們發現後，立刻用墨將碑文印成拓本。不久，汪精衛的南京政府知道此事，立即派人把石棺領回，於紫金山築塔安奉。⁶

此外，高森部隊基層士兵在戰後也有寫一些回憶性記錄，但其中的記述都有錯誤或錯亂。⁷因為石棺發掘後，日軍採取謹慎態度、對遺骨的真偽進行了調查。調查期間，日軍封鎖了玄奘遺骨被發現的消息，所以高森部隊基層士兵的回憶都是片斷的、錯亂的。1943年1月末以後，許多報紙及雜誌都報導了玄奘遺骨發現的正確消息。但是，或許因日軍基層士兵學歷不及，或沒有讀報紙和雜誌的餘暇，他們一開始產生的錯誤記憶才一直保留下來了吧。

堀定藏《南京中華門外三藏殿多寶塔下之埋葬品》（私家版、1943年1月9日）是日軍封鎖遺骨被發現這一消息期間，存在的唯一相關記

⁵ 柳原政史，〈玄奘三藏法師靈骨渡來記〉，《禪の風》19號，曹洞宗總務廳，1999年，頁62。

⁶ 〈唐玄奘遺骸石棺碑文拓本兩份在新竹發現 全文長一二八字用正楷刻成〉，《台灣新生報》，1952年11月19日。

⁷ 〈日人清水治聲稱 玄奘遺骸葬南京〉，《中央日報》，1952年11月17日；〈世界佛教會上日人清水透露唐玄奘遺骸確係遷葬京〉，《台灣新生報》，1952年11月17日；〈唐玄奘遺骸石棺碑文拓本兩份在新竹發現〉，《台灣新生報》，1952年11月19日；〈玄奘遺骸確運日本 讀者來函指證〉，《台灣新生報》，1952年11月19日等。

錄。堀定藏也不是考古學或佛教學專家，與谷田閱次對遺骨發掘所做的正式報告相比，堀定藏的記述更直率，將遺骨發現時，高森部隊在現場的情形直接、生動地描述出來了。

堀定藏稱：日軍在調查過程中，向南京博物館專家谷田閱次及南京的淨土真宗本願寺（西本願寺）住持進行了諮詢。他們也遵守日軍的命令，沒有書面公開玄奘遺骨被發現的消息。之後，外部專家介入調查進行協助，玄奘遺骨被發現的消息不脛而走。高森部隊非正式工程師濱田義守是歷史愛好者，他讀過《金陵梵刹誌》及《南京首都誌》，知道兵工廠所在地是過去的大報恩寺。高森部隊人員都嘲笑濱田義守，不相信他所說的。但是濱田義守仍然堅信施工中很有可能發現大報恩寺的部分遺跡（多寶塔基石等）。因為高森部隊發現石棺一事引起了騷動，所以濱田義守沒法確認石棺內部的原狀。遺骨是土葬的，軍醫將頂骨判斷為右耳朵上端的 4 分之 1。濱田義守當時有一個朋友叫堀定藏，過年時偶爾來南京旅遊。堀定藏是淨土真宗大谷派的信徒，並不隸屬於日軍，因此無需服從日軍的命令。1943 年 1 月 3 日，堀定藏到中華門外參觀遺骨發現現場，次日他親眼觀看了石棺、遺骨及殉葬品。他將濱田所說的發現玄奘遺骨一事整理後，編輯成小冊子《南京中華門外三藏殿多寶塔下之埋藏品》，分發給朋友們。其中提到，濱田義守對堀定藏說：玄奘的遺骨實在「舊臘 24、25 日」發掘的。堀定藏離開南京後，回上海訪問大谷派上海別院，並向僧侶報告了南京發掘玄奘遺骨之事，請求收集有關玄奘遺骨的資料。⁸

1943 年 1 月 22 日，上海日文報紙《大陸新報》最先披露了玄奘遺骨的出土。筆者認為，上海《大陸新報》這篇文章的信息來源應該來自

⁸ 堀定藏，《南京中華門外三藏殿多寶塔下之埋藏品》私家版（青刷），1943 年 1 月 9 日，出版社不明，出版地不明，頁 2、6-7、24、31。

上海大谷派佛教徒。與此同時，在北京也報導了發現玄奘遺骨的消息。1月25日，北京同願會發行的《同願》刊登了《南京發現唐三藏遺骨》一文。同願會是中國人的佛教團體，副會長王揖唐等幹部與日方的關係很好。筆者認為，這則報導的信息來源來自白堅居士（1883-？）。白堅生於四川，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政府部門工作，同時因從事古玩買賣，頻繁往來於日本。白堅在古文物及藝術品鑑賞方面造詣頗高，他的古典文學造詣也很深。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參加王揖唐的政權，主要居住北京，汪精衛政府成立之後，白堅遷居南京。⁹《同願》中報導的內容如下：

新聞：南京發現唐三藏遺骨

《同願》第4卷第2期，1943年1月25日

最近南京中華門外，發現古代古棺，據經考證，係唐三藏遺骨，文物管理委員會及博物館當局，現正詳加研究，此對於考古學上，又為一大貢獻，茲誌發現原委如此：

△發現之始 最近南京中華門外友邦部隊，於建築稻荷神社時，發現古代石棺，考係為唐三藏遺骨。按三藏法師於唐太宗時代，從天山南路（現新疆省之南部）入印度，研究經典，歷十七年始歸國，又翻譯成漢文梵語經典數百部。其後明朝戲劇家，特將法師之艱辛取經始末，編成戲曲「西遊記」，至今日仍頗享有盛名，三藏法師於完成大乘教典後，歿於當時京城長安（今陝西西安），據傳其遺骨葬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後因唐朝衰亡，歷經變亂，紫閣寺亦告消滅，遺骨

⁹ 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2007年3月，頁7-8；〈建立玄奘靈骨塔 發起人會議推定籌委〉，《新民報》，1944年2月3日。

亦因所在不明，後經各種文獻記載傳說，於宋朝(920年前)，元朝(700年前)之間，遷移南京大報恩寺(中華門外)，戰亂後，大報恩寺亦漸告荒廢，所在亦趨不明。此次經中華門外某部隊於建築稻荷神社，發覺一土丘，鋤掘後瞥見石棺一口，根據上刻文字其他狀況，一般推測其為三藏法師之遺骨者頗多。

△石棺內部 石棺為五十釐平方，高三十釐，內貯銅質小盒一只，裝有頂骨一部，及極小之玉器銅器，磁器等祭祀用之諸器皿多件，外尚有一封裝嚴密之金屬盒一只，內裝銀質小盒一，盒中貯有金鑄僧人像一尊。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研究員谷田氏，考其史傳天政五年(西曆1027年)後，曾由大報恩寺住持演化大師可政，由長安遠送遺骨至南京，及元朝至順三年(西曆1332年)大報恩寺住持，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師，曾將其遺骨一度發掘，舉行慰靈禱拜，並附入金質僧人像一尊，重埋土內之事實相符，故斷定其為唐三藏法師玄奘遺骨。現該遺骨已由友邦請交我國文管會博物館，將建塔供養云。

在南京，汪精衛政權的《民國日報》於1943年2月3日報導了玄奘遺骨的發現。在南京、北京、上海三城市的報導中，遺骨的發掘經過及石棺內部的說明文字全部一樣(劃線部分)。這說明這些報紙的信息來源是同一個地方。其內容如下：

中華門外發現古代石棺 考證為唐三藏遺骨 文管會博物館正在詳細研究中

《民國日報》1943年2月3日

【中央社訊】自從歐人馬哥索羅東遊後，使東方分化逐漸傳布至西歐，而東洋文明中，我國佛教二大始祖後秦(1550年前)之鳩摩羅什，與唐(1300年前)之三藏法師玄奘，亦同創佛教文化之淵源、使東方文明益發輝煌燦爛，相傳至今，國人對佛教崇拜心理，仍然深刻於民間。

〔發現經過〕最近首都中華門外友邦部隊，於建築稻荷神社時，發現古代石棺，頗引起一般考古學家之興趣。按三藏法師於唐太宗時代，從天山南路（現新疆省之南部）入印度，研究經典，歷十七年始歸國，亦翻譯成漢文梵語經典數百部。其後明朝戲劇家，特將法師之艱辛取經始末，編成戲曲《西遊記》傳，至今日仍頗享有盛名，三藏法師於完成大乘經典後，即歿於當時京城長安（今陝西西安），據傳其遺骨葬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後因唐朝衰亡，歷經變亂，紫閣寺亦告消跡，遺骨亦因所在不明，後經種種文獻記載傳說，於宋朝（920年前），元朝（700年前）之間，遷移南京大報恩寺（中華門外）戰亂後，大報恩寺亦漸告荒廢所在重趨不明。此次經中華門外某部隊於建築稻荷神社，發覺一土丘，鋤掘後瞥見石棺一口，根據上刻文字其他狀況，一般推測其為三藏法師之遺骨者頗多。

〔石棺內部〕石棺為五十釐平方，高卅釐，內貯銅質小盒一只，裝有頂骨一部，及極小之玉器銅器，磁器等祭祀用之諸器皿多件，外尚有一封裝嚴密之金屬盒一只，內裝銀質小盒一，盒中貯有金鑄僧人像一尊。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研究員谷田氏，以其史傳宋天聖五年（西曆千廿七年）後，曾由大報恩寺住持演化大師可政，由長安遠送遺骨至南京，及元朝至順三年（西曆千參百卅二年）大報恩寺住持，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師，曾將其遺骨一度發掘，舉行慰靈禱拜，並入金質僧人像一尊，重埋土內之事實相符，故斷定其為唐三藏法師玄奘遺骨，又文管會博物館當局，此考古奇跡，現正詳細研究中。

到 1990 年代的中國，以南京為中心，中國出現許多將玄奘遺骨的發現與南京人士的愛國活動聯合起來的介紹和報導。這些言論基本上大同小異，其大致內容可概括如下：1.日軍起初嚴密封鎖消息，企圖將玄奘遺骨盜回日本。後因南京各界愛國人士抗議，汪偽政權與日軍交涉。日軍終於不得不將遺骨返還汪精衛政權。2.汪偽政權將遺骨的一部份分

給北京，之後日軍從北京方面獲得一部分遺骨並將其攜至日本。

上述的「日軍遺骨掠奪說」最早出現與《江蘇文史資料》中所載的海澄的《玄奘法師頂骨發掘記》。¹⁰之後，以在南京發行的出版物為中心，許多歷史書中都使用了類似的說法，1998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及中國佛教協會的《法音》也刊登了這樣的文章。《人民日報》的報導原文部份如下：

1943年12月，侵占南京的日軍在施工中，從三藏塔遺跡中發掘出安奉法師頂骨的石函。日軍起初嚴密封鎖消息，後因南京各界愛國人士抗議，汪偽政權迫於輿論壓力，與日軍交涉，日方才不得不答應將靈骨分為三份：一份於1944年10月10日在南京玄武湖畔小九華山建成磚塔供奉；一份由當時的北平佛教界迎至北平供奉（後由日本人分往日本）；一份即存於南京雞鳴寺山下當時的汪偽中央文物保管委員會。¹¹

可是，上述言論及說法明顯不符合史實。上海的《大陸新報》是日文報紙、日本外務省及朝日新聞社共同出版的。北京的佛教團體《同願》與日方的關係很好。在南京、北京、上海三城市的報導中，遺骨的發掘經過及石棺內部的說明文字全部一樣。這說明這些報紙的信息來源是同一個地方，日軍並沒有在佔領區對消息進行封鎖。南京《民國日報》的相關報導雖出現得稍晚，但刊載的也是已經被報導的消息，上海的《大

¹⁰ 海澄，〈玄奘法師頂骨發掘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出版社不明，1990年12月，頁93-95。

¹¹ 何雲，〈唐玄奘法師頂骨舍利略談〉，《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9月28日（轉載《法音》總期170，中國佛教協會，1998年10月15日），頁3-4。

陸新報》以及北京的《同願》早已發表玄奘遺骨被發掘一事。

在 1943 年 2 月 3 日《民國日報》的報導中，關於被發掘的玄奘遺骨的處理，文物保管委員會當時只給出了模糊的回答，即：正在詳細研究中。但在報導之後，褚民誼(1884-1946)很快就確認玄奘遺骨是真的，並迅速展開接收工作的交涉，這應該是基於政治性的判斷¹²。筆者認為，褚民誼主動管理作為中國佛教至寶的玄奘遺骨的做法，有向民眾展示汪政權的自主性的意圖。褚民誼是居士，因此他深知不問遺骨真假、而以信仰為重的佛教傳統。

玄奘遺骨發掘的消息被公佈以後，文物保管委員會褚民誼委員長與日軍當局一同參觀被發掘出的歷史珍品，並約定將這些歷史文物移交文物保管委員會，將來擬在該會博物館陳列，並公開展覽。汪政權與日方共同發起重建三藏籌備委員會，玄奘遺骨及石棺則遷葬於南京，另建石塔供奉。¹³

由文後附【表】《玄奘三藏遺骨發見關聯記事》可見，以南京、北京、上海的報紙或雜誌為中心，中國各地及日本報紙都報導了有關玄奘遺骨的消息。因為玄奘遺骨的發現，無論是對於日軍還是日軍佔領地的汪政權，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好事，這不僅能提升汪政權的形象，同時也能展示「日中友好」。

¹² 〈本京出土唐玄奘法師遺骨 文管會不日接收 並擬設計重建石塔〉，《中報》，1943 年 2 月 11 日（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冊》出版地不明：1943 年 3 月）。

¹³ 〈唐玄奘法師遺骨 博物館公開陳列 日來前往參觀者頗為踴躍〉，《民國日報》1943 年 2 月 27 日；〈重建三藏塔籌委會 昨日成立通過委員會名單 推定褚民誼氏為委員長〉，《民國日報》，1943 年 6 月 16 日。

二、玄奘遺骨是否真的？

據說，在佛教繁盛的中國古代，會利用發現佛教聖遺物的方式，來提高皇帝的權威。因此對於汪精衛政權來說，發現玄奘遺骨是吉兆。為了展示「中日友好」，日軍及汪政權一起舉行遺骨的移交奉迎典禮，還發起重建三藏塔籌備委員會。

在玄奘遺骨發掘的信息被各方面報導之後，關於遺骨的真偽，日中雙方在當時都有提出過異議。春日禮智是 1943 年 4 月到 1944 年 5 月之間，在南京擔任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文化調查官的佛學者。春日禮智來到南京就質疑過遺骨的真偽：¹⁴

1. 玄奘遺骨是可政在長安傳得，石函刻文則作天聖五年，《景定建康志》及《金陵梵刹誌》二書謂遺骨得自端拱元年（988），其間相差有 39 年之多。
2. 《金陵梵刹誌》謂：「後有唐玄奘石塔。即藏爪髮處」，不謂遺骨。
3. 大報恩寺的三藏塔不是唐三藏的，是鳩摩羅什的。顧起元的《客座贅語》卷二謂：「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考、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施額。法王尊為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並入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或誤認為唐之玄奘耳」。
4. 《景定建康志》謂「終南山紫閣寺」是否實在？可政從長安的

¹⁴ 春日禮智，〈玄奘三藏の遺骨發見〉，《ひのもと》第 6 卷 5 號，東亞佛教學術協會，1943 年 5 月，頁 37-39。

什麼地方轉來玄奘遺骨？

5. 僧可政是誰？可政的記錄太少。

上海玉佛寺佛學院發行的《妙法輪》也刊登了很多關於玄奘及其遺骨發現的文章，這其中也有質疑遺骨真偽的文章。比如，仰漢的〈南京發現奘師遺骨之始末〉一文，著重指出了南京大報恩寺塔的「三藏」是玄奘還是其他三藏，真偽不明。另外，仰漢還懷疑可政在長安是如何得到玄奘遺骨的，他甚至認為玄奘遺骨可能還在西安。¹⁵

此外，大谷派開教使瀨邊澍也在《妙法輪》上投稿，主張玄奘遺骨不是真的。瀨邊在遺骨發掘後數日，受日本人某氏（筆者：堀定藏）之委託調查其真偽，其結果，與報紙上被報導出的內容有所不同，因此他將自己的見解發表在《妙法輪》上，以供佛教界人士進行討論。

瀨邊澍指出：「據前述此次南京發掘石棺之刻文，則因黃巢之亂，塔下之棺被發，而此塔或塔下之棺被禍，不見《資治通鑑》，或以史上雖無記載，而實有此禍厄，黃巢之亂，賊軍之著目欲此塔，當在飾於塔上金銀寶石或佛像，僅以略取破壞為目的，更進一步而破壞塔下之遺棺，亦為掠奪與遺骸工置附葬品中之高價物質，然葬後已經 220 餘年，白骨化之遺骸，散亂取出，為我輩以常識考量所不可得者。」¹⁶可見，瀨邊澍的結論與仰漢一樣，認為玄奘遺骸還在西安。

儘管所質疑的點有所不同，春日禮智、仰漢、瀨邊澍都得出了玄奘遺骨是假的這一結論。但是，他們都不反對重建南京玄奘塔。瀨邊澍稱：「在史的冷靜之眼光，雖決難認為真屬玄奘頂骨，而於宗教的熱情，被

¹⁵ 仰漢，〈南京發現奘師遺骨之始末〉，《妙法輪》第 1 年第 2 期，上海佛學院，1943 年 2 月 10 日，頁 10-11。

¹⁶ 瀨邊澍，〈玄奘三藏遺骨在南京發掘之研究〉，《妙法輪》第 1 年期 4、5 合刊，上海佛學院，1943 年 5 月 10 日，頁 19-22。

崇敬在真的以上，或於寺院伽藍之復興增建，或為高僧宗匠之根據地，其影響所及之如何，可以知之，同時我輩對中國佛教今後之發展，得一暗示，在宗教僅信心不可不真實。」¹⁷

而春日禮智不僅從佛教發展的立場，還將其與二戰進行關聯，對發現玄奘遺骨的價值進行了肯定，稱：「東西交通歷史上，文化史的偉人的遺骨在偉大的大東亞戰爭之中發現的事，在東亞精神文明史上應該慶祝的事件，我們必然復興名剎報恩寺。」¹⁸

由此可見，在南京發現的玄奘遺骨即使不是真的，也被賦予了重大的文化價值。在對於正處於「大東亞戰爭」中的日本及汪政權來說，玄奘是亞洲的偉大文化人，他是溝通日中文化的重要橋樑，具有極大的政治價值。為此，汪政權提議重建玄奘塔，日軍也表示支持將其作為中日共同攜手文化活動的標誌進行宣傳。

三、中國各地的玄奘遺骨供奉

（一）北京

春日禮智在回憶中提到：1943年秋天，白堅居士及五台山的僧侶乘道一同來南京找春日禮智，請他將玄奘遺骨的一部份分贈北京。春日禮智協助白堅與汪精衛政權及日軍交涉，實現了玄奘遺骨分骨北京之事。春日禮智還因此收到了白堅的謝函。¹⁹

¹⁷ 瀨邊澍，〈玄奘三藏遺骨在南京發掘之研究〉，《妙法輪》第1年期4、5合刊，上海佛學院，1943年5月10日，頁19-22。

¹⁸ 春日禮智，〈玄奘三藏の遺骨發見〉，《ひのもと》卷6號5，東亞佛教學術協會，1943年5月，頁37-39。

¹⁹ 春日禮智，〈玄奘の遺骨事件〉（三），《中外日報》，1953年2月10日。

1943年12月28日，在南京國府大禮堂舉行，北京分受典禮，嗣後即在毗盧寺供養。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王克敏專從五台山的僧侶²⁰來南京迎骨灰。南京佛教會代表（僧侶）、白堅（代表南京居民）以及張恆（代表汪政權）護送玄奘骨灰三粒（每粒大可指許）去北平。1944年1月3日由南京中日各佛教團體護送渡江，4日下午即可抵津，停留參拜一日。6日上午10時由津出發，下午1時到北京機場。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日本大使館、北京市政府、新民會、佛教同願會、日本佛教聯合會以及北京佛教會等機關團體均派代表至飛機場恭迎。佛教同願會於玉佛殿內備香花果供，在三日內，向與僧俗善信，均可前往參拜。2月2日，華北各界為玄奘靈骨建塔召開大會，王揖唐、白堅等參加。²¹

1945年，在北京北海公園建立了玄奘塔。華北佛教界所分得玄奘骨灰三粒，其一粒藏入北海公園九龍壁新塔地下，一粒經靳雲鵬為天津四眾請去，又一粒白堅將一粒拿到四川交給近慈寺能海住持。二戰結束後，北京的玄奘塔在國共內戰中遭到破壞。於是，北京的佛教徒將玄奘遺骨移至廣濟寺保管，然而這部份遺骨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遺失了。²²

（二）天津

²⁰ 五台山的僧侶名字並不清楚。張恆回憶為爽癡，白堅回憶為壽冶。

²¹ 〈玄奘靈骨明日抵京 各機關佛教團體籌備大恭迎〉，《新民報》，1944年1月5日；〈奘法師靈骨 昨日下午由空路抵京 在津時舉行供養典禮〉，《新民報》，1944年1月7日；〈建立玄奘靈骨塔 發起人會議推定籌委〉，《新民報》，1944年2月3日；張恆，〈在南京發現的唐玄奘遺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²² 睢白，〈瞻禮玄奘法師頂骨記〉，《現代佛學》，1955年10月號；白隆平（白堅），〈唐三藏法師玄奘靈骨隱顯轉移之迹〉，1949年3月。這張資料是一張紙，沒有頁碼。

1944年1月，到達北京的玄奘遺骨的一部份，被送至天津大悲院分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印之間建立了很好地外交關係。為進一步加深與印度之間的友好關係，周恩來將天津的玄奘遺骨又分給了印度一部份²³。1957年，達賴喇嘛護送遺骨赴印度，印度政府提議在那爛陀建立玄奘紀念堂，中國政府也在建築費用上提供了大力的資助。²⁴

（三）成都

1949年，白堅將玄奘遺骨捧持到成都。回到成都後，白堅將遺骨贈與近慈寺僧侶²⁵。之後，玄奘遺骨又被移至文殊院保管。文化大革命期間，文殊院的僧侶寬霖以隨身攜帶的方式將這部份遺骨保存了下來。²⁶

（四）南京玄奘塔的重建

三藏骨塔在南京玄武山重建，並與1944年10月10日舉行了大規模的落成典禮。當天下午2點在文物保管委員會大禮堂舉行了玄奘遺骨奉安典禮，共有約300餘人到場，除中日僧侶及佛教信徒之外，還有汪政權褚民誼、江亢虎等長官及中國青少年總代表、地方士紳，日本谷大使及日軍士官、華北聯絡部長、「滿洲國」大使、德國大使、意大利代表、獨立印度政府代表作為外賓參加。典禮由褚民誼擔任主席，過程如

²³ 〈達賴喇嘛代表我國政府 把玄奘頂骨一份贈給印度政府〉，《人民日報》，1957年1月14日。

²⁴ 《印度要求我為修建玄奘紀念堂提供技術協助（一）商討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05-01517-02（2011年2月22日查閱）。

²⁵ 白隆平（白堅），〈唐三藏法師玄奘靈骨隱顯轉移之址〉（成都：文殊院，1949年3月）。*這資料只有一張的。

²⁶ 譚天，《寬霖法師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231-233。

下：1.大眾肅立，2.向三藏遺骨行最敬禮（三鞠躬），3.舉香讚拈香（香雲三稱），4.舉行分骨儀式，5.唱佛寶讚，6.說四句偈，7.大眾三鞠躬（遺骨奉移），8.恭送玄奘遺骨赴玄武山。由褚民誼親捧法師遺骨匣。

抵達玄武山後，遂於塔前設壇舉行入塔典禮：1.大眾肅立，2.向三藏遺骨行最敬禮（三鞠躬）3.舉香讀拈香（各代表依次拈香）。4.中日僧侶念齋佛義。5.由褚部長讀頌詞。6.日滿印等國代表致詞。7.大眾站原位，中日僧侶同誦讚三十頌，恭奉遺骨入塔。8.大眾繞塔，左右繞二匝。9.唱佛寶讚。10.大眾肅立，禮成。至是遺骨乃安置於塔底穴中之石匣，附葬物置於四周，立即封閉。至4點半，全部大典於焉告成。²⁷

在南京發現的玄奘遺骨只有一部分被放入玄武山玄奘塔內，另一部分則留在了中央研究院。²⁸是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接收汪精衛政權機關時，將其在博物館文物保管委員會發現的玄奘遺骨數片及香籠、香爐等件存放在了中央研究院。

1949年國民政府失去南京以後，中央研究院的玄奘遺骨被移到南京毗盧寺保管。1963年為舉行玄奘圓寂1300年法會，又將遺骨奉迎到棲霞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南京市佛協將玄奘遺骨送交文物保管委員會保存。1973年靈谷寺在全國最早修復開放，內設玄奘紀念堂，玄奘遺骨從文物保管委員會請回供奉。²⁹

（五）廣州

²⁷ 〈三藏塔建築竣工 隆重舉行頂骨奉安禮〉，《民國日報》，1944年10月11日。

²⁸ 〈唐玄奘靈骨已續有所獲〉，《中山日報》，1946年2月7日；王道，〈我所知道的唐玄奘頂骨事〉，《台灣新生報》，1952年11月20日。

²⁹ 劉大仁，〈南京靈谷寺所載玄奘法師頂骨的來龍去脈〉，黃心川主編，《玄奘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0-131。

1944 年末，在日本名古屋療養的汪精衛去世。1945 年，褚民誼在南京失去領導權後，便返回其出生地廣州，返回時將其所持有的玄奘遺骨一併帶到了廣州。³⁰之後，玄奘遺骨被保存在廣州六榕寺。1948 年，當時六榕寺的住持，欲攜寺內佛寶及玄奘遺骨逃往香港。根據當時報紙的報導，住持在逃亡途中被抓捕，佛寶及玄奘遺骨都被追回。³¹然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玄奘遺骨就下落不明了。

四、日軍將玄奘遺骨盜回日本？

1990 年代中國的「日軍起初嚴密封鎖消息」、「南京愛國人士向日軍抵抗活動」言論不符合事實。那，「日軍企圖將玄奘遺骨盜回日本」、「從北京方面獲得一部分遺骨並將其攜至日本」等言論是否符合事實？

玄奘遺骨入塔典禮的 3 天之後，南京《民國日報》刊登了《贈予盟邦三藏頂骨今日奉移東渡》的報導，稱：「定於今日，由日本僧侶奉移頂骨東渡。南京日本佛教會，特定於今日（13）上午 7 點，在利濟港知恩院別院，集中誦經，邀請各方參加，誦經禮畢，7 點半，即由知恩院出發，赴下關車站，搭京滬車東渡。」³²

上海《大陸新報》也在同一天刊登了《三藏法師的分骨今日到上海》的報導，稱：「日本佛教聯合會代表倉持大僧正參加在南京舉行的玄奘遺骨入塔典禮，其將捧持玄奘遺骨，於 13 日下午 2 點 30 分到達上海站，同日下午 5 點東本願寺上海別院將舉行玄奘遺骨的分骨法會，倉持大僧

³⁰ 蔡德榮，〈瞻仰唐三藏靈骨〉，《中山日報》，1946 年 2 月 24 日。

³¹ 伍佩琳，〈有關六榕三寶的史料〉，《內明》期 47，內明雜誌社，1976 年 12 月，頁 19。

³² 〈贈予盟邦三藏頂骨今日奉移東渡〉，《民國日報》，1944 年 10 月 13 日。

正將做《玄奘三藏法師》的講演。」³³

這兩則報導不僅詳細介紹了玄奘遺骨從南京到上海的具體日期和時間，還描述了南京民眾歡送遺骨、上海民眾歡迎遺骨到來的場景。這說明，遺骨的分骨並非日軍的秘密掠奪造成，而且遺骨是從南京經由上海被送往日本的。

1944年10月25日，上海《中華日報》對遺骨此後的動向進行了如下報導：「23日由該會倉持（筆者：日本佛教聯合會）副會長、將分骨捧呈至東京、奉安於此間增上寺內。」³⁴12月25日，廣州《中山日報》對遺骨到達日本後，日本佛教界舉行奉迎法會的情形進行了報導：「在南京中華門外報恩寺發掘之三藏法師遺骨，給予日本佛教界貢獻之大，其一部已經運來東京，23日上午10時，在東京上野寬永寺，舉行玄奘遺骨的恭迎式，汪政權代表的褚民誼、蔡駐日大使、及大使館陸海軍武官，日本方面二宮文相，重光大東亞相各代表，因部前文相大倉男爵，及其他學界名士，宗教代表等百餘名，均出席參加。」³⁵

這兩則報導分別揭示汪精衛政權將遺骨分給日本的原由、及玄奘遺骨達到日本之後的過程，筆者認為，報導中關於如何達到日本的日程沒有錯誤。除《民國日報》、《大陸新報》等以外，上海的《中華日報》、廣州的《中山日報》也報導了有關玄奘遺骨的消息。為此，1990年代中國的「日軍企圖將玄奘遺骨盜回日本」、「從北京方面獲得一部分遺骨並將其攜至日本」等言論及說法不符合事實。

汪精衛政權為什麼贈予給日本？現代日本社會上傳布的「汪政權為

³³ 〈三藏法師分骨きょう上海着〉，《大陸新報》，1944年10月13日。

³⁴ 〈三藏分骨運抵東京〉，《中華日報》，1944年10月25日。

³⁵ 〈東京昨肅穆舉行三藏法師遺骨恭迎式 褚外長蔡大使均出席參加〉，《中山日報》，1944年12月25日。

酬謝日本，特將玄奘遺骨分贈日本佛教徒」的解釋，是否真的？二戰前的報紙中，只有《中華日報》稱：「國民政府為酬謝日本之好意、特將該法師遺骨、分贈大日本佛教協會。」其他報紙都沒有報導如此。

現代日本社會上傳布的「玄奘遺骨是汪政權贈予日本的禮物」的說法是根據水野曉梅的回憶中提到的。水野曉梅稱，「南京玄奘塔重建典禮結束後，褚民誼突然提出將玄奘遺骨的一部分分骨日本的事。」³⁶

水野梅曉（1878-1949）是非常有名的日本「支那通」僧侶，從辛亥革命之前就來到中國，與中國僧侶及政治家都有不淺的交往。1944年10月，作為日本佛教聯合會的顧問；水野梅曉陪同倉持秀峰（1891-1972）赴南京參加了玄奘塔重建典禮。但是，筆者認為，水野梅曉的回憶有所錯誤。因為，玄奘遺骨被分送給日本的過程不是很正式。

佛教界的傳統來說，將佛舍利或聖遺物贈與之前，都會舉行分贈法會。在玄奘遺骨的一部份於1944年1月送往北京之前，1943年12月28日，在南京舉行了分受玄奘遺骨的典禮，並由褚民誼派南京佛教會的僧侶、白堅及張恒護送玄奘遺骨去北京。³⁷但是，汪精衛政權將玄奘遺骨一部份分骨日本的時候，並沒有派遣南京政府代表人員或中方僧侶護送。

水野梅曉逝世之後，有一位日本人，他在滿洲國工作的官員回憶中提到稱，水野梅曉與褚民誼進行了談判，分骨日本一事直到玄奘塔重建

³⁶ 水野梅曉，〈玄奘塔の由來〉，《宗教時報》卷3號5，宗教時報社，1949年5月，頁1-5。

³⁷ 〈玄奘法師靈骨 昨日下午由空路抵京 在津時舉供養典禮〉，《新民報》，1944年1月7日；張恆，〈在南京發現的唐玄奘遺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輯10，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27-229。

典禮當天的早晨才最終決定。³⁸另外，筆者找到的新資料，奈良法隆寺的雜誌《太子讚仰》稱，水野梅曉受到日軍及駐華大使館的請求，與褚民誼就分骨的事情進行了談判，並很快促成了遺骨分贈日本的一事。³⁹

正是因為遺骨分贈日本一事是玄奘塔重建典禮當地決定的，所以汪政權將玄奘遺骨的一部份贈與日本的時候，沒有舉行分骨法會，遺骨從南京達到日本時也沒有中方的陪同人員。從佛教傳統來說，這樣的分骨過程沒有遵照慣例，是不太正常的。

另一方面，褚民誼個人卻在與重光葵進行外務會談的赴日期間，參加了在東京的上野寬永寺舉行的玄奘遺骨的恭迎式。但他在會談中提及玄奘遺骨分骨一事時，並沒有說過「我決定將玄奘遺骨贈與日本」或「為了感謝日本，我將遺骨一部分分骨日本」等誇耀自己的話。⁴⁰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作為一名居士，褚民誼並不願意將玄奘遺骨一部份贈與日本，但他當時所處的立場使他不得不承認日方要求分骨的請求。所以，在遺骨分贈日本時，褚民誼盡可能地採取了不符合慣例或傳統的方式。

筆者認為，水野梅曉也理解，這次玄奘分骨過程沒有遵照慣例，是不太正常的。可是，玄奘塔重建典禮是千年難遇的機會，如果放過這次機會的話，以後水野梅曉決不能將玄奘遺骨一部份拿回日本。所以，在遺骨拿到日本時，水野梅曉盡可能地不得不同意了不符合慣例或傳統的方式。

³⁸ 太田外世雄，〈水野梅曉師への思い出〉，松田江畔編，《水野梅曉追懷録》，清水：1974年，頁25。

³⁹ 〈玄奘三藏法師の分骨恭迎〉，《太子讚仰》，1944年11月15日（封底）。

⁴⁰ 《重光大臣褚外交部長會談録》JARAC（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31748000（第27-31畫像），《支那事變ニ際シ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二卷（A.6.1.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五、來到日本的玄奘遺骨

1944年10月，玄奘遺骨來到東京後被奉安於此間增上寺內，12月23日，日本佛教界在東京上野寬永寺舉行了莊重的恭迎儀式。1945年，為了避開美軍的空襲，東京的玄奘遺骨被移到埼玉縣蕨市三學院（倉持秀峰為主持），之後又被遷移到慈恩寺村（現在的埼玉市）的慈恩寺。慈恩寺是天台宗的古剎之一，824年，由圓仁創建。圓仁在唐代曾遊學於長安，於是給寺院起名為慈恩寺。當時的慈恩寺規模雖很小，由於大島見道住持（1896-1987）擔任了日本佛教聯合會的傳道部長，慈恩寺的名字又與長安大慈恩寺很像，所以該會將玄奘遺骨遷移到了慈恩寺。⁴¹

日本戰敗後，原本為宣傳大東亞戰爭而積極推動日本供奉「亞洲偉人」玄奘的日本佛教聯合會，自然失去了繼續推進玄奘遺骨在日本進行供奉的目的。1946年2月，佔領日本的聯合國總司令部（GHQ），表示不追究日本佛教界的戰爭責任。⁴²但是，一些僧侶向日本佛教聯合會提出：「戰時奉迎玄奘遺骨一事是非法的，日本應該將遺骨返還給中國」。對此，日本佛教聯合會就遺骨是否返還問題，詢問了當時駐日中華民國代表團的謝南光。⁴³同年12月6日，謝南光再度來日，並帶來口信正式地告知日本佛教聯合會：「不需要返還遺骨、直接在日本建塔奉安將是

⁴¹ 大島見道，《玄奘三藏靈骨塔建設の由來》埼玉：慈恩寺，1953年（轉載《中外日報》，1953年2月25日至3月5日）。

⁴² 〈戰爭責任と宗教團體〉，《中外日報》，1946年2月26日。

⁴³ 《三藏遺骨案卷》第7冊，1946年11月，《歸還古器物》（中華民國國史館所藏·外交部檔案 020000001062A）

今後中日文化的相互合作，歡喜之至。」⁴⁴

當時的蔣介石面臨著諸多國內外的重要問題。對蔣介石來說，玄奘遺骨一事雖沒有那麼重要，但也需要慎重並周到的對待和處理。筆者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以口信而非外交文書的方式進行答覆，原因或許正在與此。1955年11月，玄奘遺骨之事成為國際政治問題時，台灣的國民政府也堅稱，蔣介石並沒有正式應允過遺骨奉安日本一事。⁴⁵

1946年12月，日本佛教聯合會正式決定在慈恩寺建造玄奘塔、供奉玄奘遺骨。可是，在戰敗後的混亂中，日本佛教聯合會並沒有相應的經濟餘力，於是開始回避責任，將玄奘遺骨移交給慈恩寺與有志之士組成的「玄奘三藏讚仰會」。該會會長為佐伯定胤（1867-1952，法隆寺管長）、副會長為高階瓏仙（1876-1968，曹洞宗管長）、理事長為倉持秀峰（埼玉縣佛教會會長），他們都是名義上的幹部。為了建造玄奘塔，慈恩寺買地、借錢，在資金和勞力上都得到該寺信徒的無私奉獻和大力支持。1950年3月20日，十三層的玄奘三藏靈骨塔終於建成。1953年5月，大島住持還清所有缺款，慈恩寺舉行了玄奘三藏靈骨塔的落成典禮。

此後，慈恩寺在每年的2月5日（玄奘忌辰）都會舉行法會。但隨著玄奘三藏讚仰會會員的老齡化，法會日期改至5月5日。現在，已經不存在玄奘三藏讚仰會了，慈恩寺現在的主持是大島見道的孫子。慈恩寺舉行的玄奘節，現在成為慈恩寺地區的節日，當地的孩子們會在這一天化妝成《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因此很受當地人的歡迎。

⁴⁴ 大島見道，《玄奘三藏靈骨塔建設の由來》埼玉：慈恩寺，1953年，頁6。

⁴⁵ 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頁59-60。

六、結語

1942年12月，南京的日軍在南京發掘出玄奘遺骨。汪精衛政權為提高其政權威望展示「中日友好」，不但與日軍共同修建了南京玄奘塔，將遺骨中的一部份分給北京、日本。在此過程中，關於遺骨的真偽，日中雙方在當時有都提出過異議。但是，鑑於佛教發展的立場，同時考慮到與二戰進展的關聯，他們對發現玄奘遺骨的價值進行了肯定，並且不反對重建南京玄奘塔。

汪政權外交部長褚民誼受到日軍及駐華大使館的請求，與水野梅曉分骨的事情進行了談判，決定了遺骨分贈日本的一事。1944年10月，玄奘遺骨的分骨並非日軍的秘密掠奪造成，而且遺骨是從南京經由上海被送往日本的。中國的「日軍企圖將玄奘遺骨盜回日本」、「從北京方面獲得一部份遺骨並將其攜至日本」等言論及說法不符合事實。可是，褚民誼並不願意將玄奘遺骨一部份贈與日本，所以在遺骨分贈日本時，他盡可能地採取了不符合慣例或傳統的方式。

日本戰敗後，日本佛教聯合會沒有理由繼續供奉玄奘遺骨，將玄奘遺骨移交給了慈恩寺與有志之士組成的「玄奘三藏讚仰會」。玄奘塔建成後，除慈恩寺以外，倉持秀峰（埼玉縣佛教會長）、岡部長景（1884-1970，前文部大臣）及平沼弥太郎（1892-1985，前埼玉銀行總經理）分別獲得一部份玄奘遺骨。岡部及平沼保管的遺骨來自水野梅曉供養的遺骨的一部份。倉持秀峰保管的玄奘遺骨在三學院安奉。慈恩寺雖歷史悠久，但在日本佛教界並沒有什麼實力，大島見道住持只能任由遺骨被相關人士私自分走。⁴⁶

⁴⁶ 大島見道，〈二つの玄奘三藏塔〉，《中文日報》，1959年1月8日。大島見道，〈玄奘三藏法師頂骨の由來〉，《埼玉佛教》第27號，1959年1月10日，頁

1955年11月，全日本佛教會（日本佛教聯合會的後身）將岡部長景保管的玄奘遺骨的一部份贈予台灣中國佛教會。之後，岡部長景保管的玄奘遺骨分為二份：一份在大阪府岸和田市靖靈殿供養，一份在青森縣弘前市忠靈塔中。忠靈塔的玄奘骨灰有分為二份，流到青森市藥王院及兵庫縣篠山小林寺安奉。現在忠靈塔以及藥王院的玄奘骨灰變得下落不明。⁴⁷

1970年代末，奈良市藥師寺向慈恩寺提出玄奘遺骨分骨的正式請求。對於法相宗的藥師寺來說，玄奘是其鼻祖。當時藥師寺執事長是安田英胤（1938-），他很年輕，他的想法與戰前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不同。慈恩寺及藥師寺在分別取得全日本佛教會的同意後，並在該會代表的見證下，拆開慈恩寺玄奘塔，將其中的玄奘遺骨的一部份分贈給了藥師寺。⁴⁸

1980年代，藥師寺與西安興教寺展開交流，藥師寺代表在訪問西安興教寺時，從日本帶來了玄奘遺骨。1991年，藥師寺在玄奘三藏伽藍落成典禮時，從中國佛教界邀請了西安大慈恩寺及興教寺、南京靈谷寺、成都文殊院的僧侶作為代表參加。藥師寺的這種活動是對新時代佛教交流的貢獻。⁴⁹

7；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頁167、208。

⁴⁷ 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頁143-168。

⁴⁸ 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頁208-209。

⁴⁹ 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頁209-212。

【表】玄奘三藏遺骨發現關聯記事

記事題目	報紙雜誌名・期日	城市(言語)
三藏法師の遺骨か 南京で謎の石棺を發掘	『大陸新報』1943年1月22日	上海(日文)
南京發現唐三藏遺骨	『同願』1943年1月25日	北京(中文)
中華門外發現古代石棺 考證為唐三藏遺骨	『民國日報』1943年2月3日	南京(中文)
南京中華門外發現唐三藏遺骨	『國民日報』1943年2月4日	上海(中文)
唐玄奘塔之事實考証 (顧天錫)	『中報』1943年2月9・10日	南京(中文)
南京發現奘師遺骨之始末 (仰漢)	『妙法輪』1943年2月10日	上海(中文)
本京出土唐玄奘法師遺骨 文管會不日接收	『中報』1943年2月11日	南京(中文)
玄奘三藏の舍利發見 佛教史の世界的功勞者	『中外日報』1943年2月14日	京都(日文)
唐玄奘取經路線圖記 (蕭劍青)	『中華日報』1943年2月18日	上海(中文)
玄奘大師與唯識學 (何海鳴)	『平報』1943年2月19日	上海(中文)
唐代法師玄奘遺骨 在京發掘經過	『民國日報』1943年2月20日	南京(中文)
唐玄奘法師頂骨等 今舉行奉移儀式	『民國日報』1943年2月23日	南京(中文)
西遊記 第7本『玄奘三藏お骨』皇軍から國府へ	『毎日新聞』1943年2月24日	大阪(日文)
玄奘法師遺骸移交奉迎典禮 中日雙方隆重舉行	『中報』1943年2月24日	南京(中文)
唐代玄奘法師遺骨 昨舉行奉移式	『民國日報』1943年2月24日	南京(中文)
奉迎玄奘法師佛骨記 (顧蔗園)	『中報』1943年2月24日	南京(中文)
西遊記與玄奘 (蕭劍青)	『中華日報』1943年1月24-26日	上海(中文)
唐玄奘法師遺骨 博物館公開陳列	『民國日報』1943年2月27日	南京(中文)
南京發現奘師遺骨之始末(仰漢)	『妙法輪』1943年2月	上海(中文)
玄奘法師の遺物を公開 威徳を傳える三藏塔を建立	『大陸新報』1943年3月4日	上海(日文)
唐玄奘取經路線圖記(蕭劍青)	『中華日報』1943年3月5日	上海(中文)
東亞和平の礎に 玄奘三藏の骨塔再建	『中外日報』1943年4月21日	日本(日文)
玄奘法師の頂骨を發掘 日支紛争の解決に	『文化時報』1943年4月21日	京都(日文)
玄奘三藏遺跡顯彰と日本佛徒 (來馬琢道)	『中外日報』1943年4月24日	京都(日文)
玄奘の骨塔建立 大日本佛教會から十萬円を據出内定	『文化時報』1943年4月29日	京都(日文)
玄奘頂骨發掘之前後(轉載) 錢人平	『妙法輪』1943年5月10日	上海(中文)
從玄奘三藏遺骨說起(東初)	『妙法輪』1943年5月10日	上海(中文)
玄奘三藏遺骨在南京發掘之研究(瀨邊澍)	『妙法輪』1943年5月10日	上海(中文)
玄奘遺骨の發見 (春日禮智)	『ひのもと』1943年5月	東京(日文)
玄奘三藏の頂骨安置計畫	『中央佛教』1943年5月	日本(日文)
三藏塔遺址 (谷田関二)	『中央佛教』1943年5月	日本(日文)
重建三藏骨塔 褚民誼邀各界共同發起	『民國日報』1943年6月13日	南京(中文)
重建三藏塔籌委會 昨日成立通過委員會名單	『民國日報』1943年6月16日	南京(中文)
日華の佛教交流(三)親善の旅・北京-開封-南京	『中外日報』1943年6月17日	日本(日文)

恢復中央研究院將文物保管委會加以改組	『民國日報』1943年6月18日	南京(中文)
重建三藏塔 昨開首次設計專門委會議	『民國日報』1943年6月29日	南京(中文)
玄奘三藏の眠り所は南京波羅山か	『中外日報』1943年9月3日	京都(日文)
蔡大使招待 日佛教名流	『民國日報』1943年9月29日	南京(中文)
玄奘靈骨明日抵京 各機關佛教團體籌備大恭迎	『新日報』1944年1月5日	北京(中文)
玄奘法師靈骨昨日下午由空路抵京	『新日報』1944年1月7日	北京(中文)
玄奘靈骨昨抵津 大悲院供養法會極隆重	『新日報』1944年1月12日	北京(中文)
建立玄奘靈骨塔 發起人會議推定籌委	『新日報』1944年2月3日	北京(中文)
玄奘靈骨建塔日佛聯會協力	『新日報』1944年2月3日	北京(中文)
三藏法師供養塔 定期舉行上棟式	『中華日報』1944年6月24日	上海(中文)
從重建三藏塔型式 說到佛寺的特別標誌「剎柱」	『民國日報』1944年6月30日	南京(中文)
三藏記念塔工程完竣	『中華日報』1944年7月6日	上海(中文)
三藏法師供奉塔上棟式日延べ	『南京大陸新報』1944年7月2日	南京(日文)
三藏法師納骨式 來月二十二日に舉行	『南京大陸新報』1944年8月17日	南京(日文)
大報恩寺三贈答遺址發掘の顛末(谷田闕次)	『支那佛教史學』1944年7卷3號	日本(日文)
中華三藏塔落度 日本佛教會から心經贈る	『文化時報』1944年9月15日	日本(日文)
三藏骨塔典禮 延至雙十舉行	『中華日報』1944年9月19日	上海(中文)
大報恩寺三藏塔遺址發掘の顛末(谷田闕次)	『支那佛教史學』1944年7卷3號	日本(日文)
三藏法師 頂骨入塔典禮 定期在玄武山舉行	『民國日報』1944年10月7日	南京(中文)
三藏塔建築竣工 隆重舉行頂骨奉安禮	『民國日報』1944年10月11日	南京(中文)
三藏法師入塔式 來寧中の宇垣大將も參列	『大陸新報』1944年10月11日	上海(日文)
贈予盟邦三藏頂骨 今日奉移東渡	『民國日報』1944年10月13日	南京(中文)
三藏法師分骨きょう上海着	『大陸新報』1944年10月13日	上海(日文)
三藏分骨運抵東京	『中華日報』1944年10月25日	上海(中文)
玄奘三藏法師の分骨恭迎	『太子讚仰』1944年11月15日	奈良(日文)
東京昨肅穆舉行三藏法師遺骨恭迎式	『中山日報』1944年12月25日	廣州(中文)
“西遊記の玄奘さま” 慈恩寺へ	『朝日新聞』1944年12月27日	埼玉(日文)

參考文獻

一、史料

(一) 檔案

- 《三藏遺骨案卷》，第7冊，1946年11月，《歸還古器物》中華民國國史館所藏·外交部檔案（020000001062A）。
- 《玄奘三藏法師の遺骨に關する件》，《玄奘三藏の遺骨關係》《本邦における宗教及び布教關係雜件佛教關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I'-2-1-0-1-2），1955年11月9日。
- 《印度要求我為修建玄奘紀念堂提供技術協助（一）商討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105-01517-02）。
- 《重光大臣褚外交部長會談錄》JARAC（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31748000（第27-31畫像），《支那事變ニ際シ新支那中央政府成立一件》，第二卷（A.6.1.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陸軍將校人事便覽》津野田喜長・大内那翁逸・塚田勝郎共編（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CD-ROM），2000年。

(二) 報紙

- 《人民日報》北京：1951-2010年。
- 《サンケイ新聞》泉州版，[日]大阪：1956-1957年。
- 《大陸新報》上海：1942-1944年。
- 《中山日報》廣州：1942-1944年。
- 《中外日報》[日]京都：1942-1972年。
- 《中央日報》台北：1951-1998年。

- 《中華日報》上海：1942-1944年。
《中國時報》台北：1998年。
《民國日報》南京：1942-1944年
《台灣新生報》台北：1955年。
《每日新聞》[日]東京：1953-1956年。
《佛教タイムス》[日]東京：1953-1965年。
《和泉新聞》[日]岸和田：1956-1957年。
《陸奥新報》[日]弘前：1953-1957年。
《浪岡新聞》[日]青森：1957年。
《朝日新聞》[日]東京：1955-1956年。
《新民報》北京：1942-1944年。
《聯合報》台北：1955年。
《讀賣新聞》[日]東京：1955-1956年。

(三) 雜誌

- 《人生》台北：1949-1961年。
《大法輪》[日]東京：1948-1956年。
《太子讚仰》[日]奈良：1944年11月。
《中國佛教》台北：1954-1965年
《台灣佛教》台北：1954-1965年。
《玄奘》新竹：玄奘大學，1993-1998年。
《妙法輪》上海：1943-1944年。
《宗教時報》[日]東京：1947-1948年。
《法音》北京：1981-1999年。
《海潮音》台北：1951-1999年。
《現代佛學》北京：1950-1964年。

《菩提樹》台北：1952-1956年。

《埼玉佛教》[日]埼玉：埼玉佛教會，1955-1987年。

《藥師寺》[日]奈良：1975-1992年。

(四) 其他

了中，《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的出土及奉安本校的經過》玄奘大學（印刷日不明）。

大島見道，《玄奘三藏靈骨塔建設の由來》[日]埼玉：慈恩寺，1953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1990年12月。

白隆平（白堅），《唐三藏法師玄奘靈骨隱顯轉移之址》成都：成都文殊院，1949年3月。

玄奘法師頂骨奉安籌備處，《唐玄奘法師骨塔發掘奉移經過專冊》出版地不明：1943年3月。

丹波篠山玄奘三藏法師奉讚會，《丹波篠山玄奘三藏法師聖骨由來書》[日]篠山：1971年。

弘前佛舍利奉贊會，《玄奘三藏大法師を迎える弘前佛舍利塔》[日]弘前：1957年。

松田江畔編，《水野梅曉追懷錄》[日]清水：1974年。

重建三藏法師頂骨塔委員會等編，《大唐三藏玄奘法師紀念冊頌聖集》，出版地不明：第1輯，1944年10月。

堀定藏，《南京中華門外三藏殿多宝塔下之埋藏品》[日]私家版（青刷），1943年1月9日。

埼玉縣佛教會，《埼玉佛教百年史》[日]埼玉：文平社，1977年。

- 島田知明，《鳥居觀音と平沼彌太郎》[日]東京：プレス社，1971年。
- 曾永坤，《台灣日月潭史略明海大觀》南投縣竹山鎮：覺生月刊社，1956年。
- 靖靈殿奉安玄奘三藏靈骨奉讚會，《靖靈殿奉安玄奘三藏靈骨由來》[日]岸和田：1957年。
- 譚天，《寬霖法師傳》，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

二、專著

- 坂井田夕起子，《誰も知らない《西遊記》——玄奘三藏の遺骨をめぐる東アジア戦後史》，[日]東京：龍溪書舎，2013年。
- 闕正宗，《重讀台灣佛教 戰後台灣佛教（正編）》，台北：大千出版社，2004年。

三、論文

- 王仲德，〈玄奘頂骨今分供何處？〉，黃心川主編，《玄奘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幻生，〈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內明》，第44期，1975年11月。
- 仰漢，〈南京發現奘師遺骨之始末〉，《妙法輪》，第1年第2期，1943年2月10日。
- 水野梅曉，〈玄奘塔の沿革に就いて〉，《中山文化研究所紀要》（精神文化研究），第5輯，中山文化研究所，1945年9月。
- 谷田闕次，〈大報恩寺三藏塔遺址發掘の顛末〉，《支那佛教史學》，7卷3號，1944年8月。

- 李纘錚，〈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的我見〉，《內明》，第 47 期，1976 年 12 月。
- 李安，〈玄奘法師頂骨的發現和分佈〉，《佛學研究》1993 年 2 月。
- 伍佩琳，〈六榕寺三寶〉，《內明》，第 42 期，1975 年 9 月。
- 若村泰，〈玄奘の追憶——分骨を日本に迎へて〉，《大法輪》，第 14 卷第 3 號，1947 年 11 月。
- 何雲，〈唐玄奘法師頂骨舍利略談〉，《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 年 9 月 28 日。
- 坂井田夕起子，〈戰後日本玄奘三藏遺骨的「返還」問題：日台佛教交流再出發之考察〉，《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周年學術論文集》中國佛教會，2007 年。
- 坂井田夕起子，〈中國勞工死難者遺骨送還運動與佛教徒——1950 年代日中佛教交流的開端〉，《現代中國變動與東亞新格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 1 輯，2012 年。
- 坂井田夕起子，〈建國初期的中國佛教與外交活動〉，《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第 6 輯，2014 年。
- 坂井田夕起子，〈“戰爭的負遺產”，還是“文化交流的象徵”？——玄奘三藏遺骨和 20 世紀 50 年代的北京與台北〉，《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第 9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 年 10 月。
- 紀實，〈日偽時期玄奘遺骨在寧發現的前前後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 38 輯），1990 年 12 月。
- 侯坤宏，〈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的當代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第 185 期，2007 年 1 月。
- 春日禮智，〈玄奘三藏の遺骨發見〉，《ひのもと》，第 6 卷 5 號，1943 年 5 月。

- 春日禮智，〈南京の佛教事蹟踏査報告〉，《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頌壽記念），塚本博士頌壽記念會，1961年。
- 保全，〈玄奘頂骨播遷記〉，《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 黃運喜，〈玄奘三藏法師舍利真偽問題評議〉，《玄奘佛學研究》，2007年7月。
- 高田時雄，〈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2007年3月。
- 海燈，〈玄奘法師頂骨發掘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暨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近代江蘇宗教》（《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38輯），1990年12月。
- 智銘，〈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內明》，第56期-65期，1976-77年。
- 劉大仁，〈南京靈谷寺所載玄奘法師頂骨的來龍去脈〉，黃心川主編，《玄奘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駱永·曹碩文，〈玄奘頂骨播遷考釋〉，《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 瀨邊澍，〈玄奘三藏遺骨在南京發掘之研究〉，《妙法輪》第1年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0日。

（責任編輯：釋道衍）

